

上海三联书店

视点 9

吴士余 主编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 后人类文化

曹荣湘 选编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视点  
9

吴士余 主编

# 后人类文化

曹荣湘 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人类文化 / 曹荣湘 选编:

(视点丛书 / 吴士余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6

ISBN 7-5426-1935-7

I. 后… II. 曹… III. 文化人类学—文集 IV. 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6559 号

## 后人类文化

---

选 编/ 曹荣湘

责任编辑/ 刘宏伟

装帧设计/ 范桥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1.125

印 数/ 1—4000

---

ISBN7-5426-1935-7

C·58 定价 22.00 元

# 视点

——  
策划人语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若说 21 世纪将是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是不为过的。世界文化格局承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重建新的架构,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它的一个显著效应将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人类文化在比较、融合、批判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因此,对话、交流、创新也将是 21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题词。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界阈将被冲破,学术文化的生态平衡将向现代形态倾斜和转变;学术思维的创造性和科学性,以及价值判断的认知理性与实践精神将更明显地

被凸现出来。

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对传统的、本土的文化遗产的反思与重构；二是对人类文明的世界性考量。这是因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衍生了诸多新的人文现象和思潮需要去考量、追踪和研究。学术文化的发展不应停留在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与总结上，而是要求学者能就新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新的人文现象、人文思潮作出迅速与理性的反应；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变革，并作出科学的应答。因此，文化交流、对话，广采博纳，审慎辨析，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以丰富自我，使中国学术文化多一些现代意识的内涵，就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以人文学出版为本位的上海三联书店理应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和繁荣服务。这也是我们在推出《三联评论》之后，酝酿和策划《视点》丛刊的初衷。前者意为为国内学界中坚和新锐提供学术创新的园地，后者则是介绍国外学界新的人文思潮和学术信息，为国内学人提供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企望将《三联评论》及《视点》丛书作为上海三联学术著述出版的两翼，来反映中青年学者在文化交流、对话以及文化承传和创新方面的成果。

《视点》是不定期的丛刊，强调人文学术的主题性，即每辑确定一个专题，约请专家编选国外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著述（或辑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作综合性的评述，为求在某一学术专题方面能给读者有一个较完整的介绍。除了评介新的学术理念和信息，还将对不同文化价值判断的学术考量作理性的选择；为满足青年学子对国外学术文化的了解，还将对一些新的学术术语（包括跨语际的释义）作浅近的诠释。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多层次与多元化需求提供服务，为国内学界的人文研究拓宽些学

术文化的思维空间。我们希望能跟踪当代国外学界的人文思潮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反映国外学者在这一课题上较高水准的成果。限于我们学识的肤浅,常常会留下种种遗憾。但对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去作不懈的努力和追求的。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是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在这方面,《视点》丛刊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在评介域外文化时,将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有由学术理念和课题研究所涉及的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此,《视点》丛刊将注意它对民族文化承传的负面影响;文化交流和对话也应对域外文化资源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与取舍;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可否认,因编者学术素质的局限,在选编中难免会出现疏忽和偏差,但尽量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去对待域外人文学术研究,这应该是要努力做到的。

但有一点要强调的是,《视点》丛刊所译介的域外学术文化并非是为了照搬、效颦,也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我们的本意是为自身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参照和比较。在抵御消蚀意识形态的“西化意识”的同时,积极审视、选择、吸纳有利于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建设的西方文明成果。笔者认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应包含着这种积极的出版意识。

吴士余

2001年4月

# 目录

选编 / 曹荣湘

## · 理论经纬 ·

- 1 / [美] 克里斯·哈布尔斯·格雷 后人类的可能性
- 23 / [澳] 凯西·威尔比 非后人类奇观
- 61 / [美] 马克斯·莫尔 超人类主义——一种走向未来的哲学

## · 后人类社会观 ·

- 77 / [美] 克里斯·哈布尔斯·格雷 电子人国家
- 95 / [美] 小伊斯特瓦·希克斯勒-罗尼 后人类的崇高
- 119 / [澳] 迈文·伯德 远距传物、电子人和后人类的意识形态

## · 文本解读 ·

- 147 / [苏格兰]安迪·迈阿 机器人健将:在现代社会里  
迎接超人类主义
- 161 / [美]玛西·达诺维斯基 胚胎克隆及其伦理和宗教问题
- 171 / [美]弗朗西斯·福山 格雷戈里·斯多克 生物技术暴政  
与尼采哲学的  
最后阶段

· 边缘视角 ·

- 189 / [美]伊莱娜·戈默 乌托邦的灾难——瘟疫与世界末日的  
身体
- 229 / [美]尼克·博斯托罗姆 生存的风险——人类灭绝的场  
景及灾难之分析
- 267 / [美]马克斯·莫尔 超越主义者原理——超人类主义宣言

· 前瞻领域 ·

- 283 / [美]尼克·博斯托罗姆 人类进化的未来
- 297 / [美]詹姆斯·休斯 死亡的未来——人体冷冻术和自由个  
人主义的“终局”

· 关键词 ·

- 327 / 曹荣湘 后人类文化术语



## 后人类的可能性 \*

---

[美]克里斯·哈布尔斯·格雷

张立英 译 曹剑波 校

人类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人类可能正接近它的尽头。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我们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环境，以致现在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己。

——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iener)

---

\* 克里斯·哈布尔斯·格雷 (Chris Hables Gray): 美国格雷特·佛斯大学 (University of Great Falls) 科技文化学教授。本文原文为: Posthuman possibilities, 选自 Chris Hables Gray (2001): Cyborg citizen: politics in the posthuma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pp.187-201.

## 电子知识论、伦理及其显现

罗伯特·维纳的评论总结了损伤修复的动力。每种技术科学的介入/损伤都需要一个新的介入/修复来修补它吗？作为修复，它无疑是一种损伤，这是一种无限的循环吗？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人类的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生态系统也不是静止不动的，物种也不是静止不动的，进化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动力吗？在一定的技术决定的限度内，在社会的意义上，我们能建构我们所选择的未来。然而，选择过程是极具政治性的，因此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不但政治事务总是要通过争论而解释，而且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现代政治计划都没有很好地对未来作出规划。电子人政治中没有单纯的左中右派别，因此我们旧的路标没用了。

唐娜·哈拉威的著名宣言是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辩护的。超越主义者是坚定的自由论者。左翼无政府主义者是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存在于电脑科幻小说家和后现代理论家中间，他们中许多人是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有阶层的女性主义者也是变性人和医疗技术这场争论的优秀代表，并且双方的争论都是要删除因特网有关性的和其他的内容。一方面，政府和跨国公司推动电子人技术继续向前，另一方面，个人竭尽全力想把他们自己与计算机连接起来。

左和右的政治立场并不表示对电子人化的态度。尚古主义者、新勒德分子（neo-Luddites）以及生态主义者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极左的女性主义者，但是这些趋势几乎只代表由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女性主义者（计算机女子[cyborggirl]即穿孔者和拥有强大的计算机的人）发起的电子人化的结束。

在极端的前技术方面，自由主义者占统治地位。

一些团体对网络的绝对自由进行游说，很少有人限制信息所有权，但是另一些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在网络上，种族和性别的差别消失了，然而接近网络完全是一种阶级的（因而也是一个种族和国家的）问题，右翼集团增加的速度和左翼一样迅速。但二者都落后于电子商务发展的速度。克劳斯·谢维赖特（Klaus Theweleit）和其他人都已经表明，出现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电子人，它的身份至少回到了第一次大战。在军事、在网络的黑暗角落、在世界各地的玩具商场中，它都非常活跃和非常出色。作为一个系统，地球对生态学家和第一世界政府极权主义者之类都具有吸引力。自由党和温和党一般都欢迎电子人化，尽管保守党害怕它们，但是一些保守主义者喜欢电脑文化，相反，许多自由主义者憎恨电脑文化，如果他们能够像电子人那样活着，那么很少有人想要去死，因而什么是电子人主义者(cyborgologist)要做的呢？

我们从具体的讲述开始。在“趣味”时代，政治变得极端；电子人政治也不例外。虽然自由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者在电子人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立场，但是他们与其说是制定了议程表，不如说是创立了更极端的政治和宗教团体。然而，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极权主义者都没给电子公民提供什么。极权主义者对进化或政治的任一种参与都是一种威胁。种族幻想（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科学（共产主义），因计划经济、无控制的国家权力、基于错误意识的新阶级体系，而变得更糟。每种其他的政治观点都为电子人社会提供了一些东西（甚至是保守主义者），他们请求它放慢速度，这是有益的；极权主义的前景只是一场噩梦。

我们的电子人社会不是对从政治到诗词的所有事物的重

新创造；而是以旧的形式描述新的问题。新的政治原则是缘于我们对知识论理解的转变。许多人设想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些权威：圣经、总统、他们的妈妈。在哲学方面或实用主义方面，这不是一种有用的观点。知识论的主流理解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觉知道我们认识的东西。但是正如许多哲学家所指出的，感觉材料是无意义的；它必须是在心理上被组织或“建构”才是有用的。以这种感觉材料建构我们实在的观念？就如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争论的语言那样，这种实在被电路连线到我们的头脑中？在文化上，它是被建构的？如果是这样，它基于什么？经历，哪种经历？知识论者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是的！是的！是的！它完全正确，而不是相反。

由于我们意识到没有整体性理论能够解释一切，可以推断出许多不同的观点一起能创造出一个比单一的观点更好的实在模式。相似的行为可能有极其不同的解释。背景是决定性因素，正如一种关键的电子人现象能极其漂亮地解释身体的改变一样。

流行的身体穿孔的狂热融入了我们电子人社会。面对不断扩大的电子人化，为了漂亮和愉快，有什么比控制电子人化进程和改变你自己身体更有意义呢？许多人没有发现穿舌的快乐，却排斥穿其他东西的美丽形式。穿孔的动机经常是出于对身体的爱，而不是像某些心理分析家所说的那样是出于对身体的恨。来自旧金山的一位穿孔者说：“身体是美丽的，需要点缀和赞美。作为一种关爱的行为，我有选择地装饰我的身体。”

当然，这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当前，古老的身体改进的哲学既有对它们微妙目的的掩饰，同时又趋向于对目的的

剥夺。然而大多数实践者谨慎地尊重这种所谓“原始的”传统，这些传统曾经激励他们，他们的实践有许多含义，例如相信身体是从属于意志，甚至身体和意志的统一体是值得赞美的。存在一些重新解释身体、疼痛、不舒服这些信息的重要观点——作为快乐，无疑也是作为存在本质的更有精神性的信息。导致这一切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身体属于灵魂（不是属于国家、社会或上帝），而且人类有按自己的意愿构造他们自己的身体的自由。

与这种包含自我损伤和移植疯狂的心理混乱不同，移植者集中在 UFO 的迷恋者和右翼国民自卫队中。但是身体穿孔运动寻求把对电子人化的恐惧通过程序的控制和艺术化使它转变为授权和快乐，UFO 和第一世界政府的受害者屈从于他们自己对身体的反感和对技术科学变化的焦虑，求助于政治偏执狂，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败。

大多数电子人由医疗的原因而被改进。一些人对改进进行否定，但许多人更愿选择参与控制这个过程。就像克里斯多弗·里乌（Christopher Reeve）所做的那样，这可能有助于新的电子人技术，或者，就如同小儿麻痹症的幸存者那样，通过接受对机器的依赖从而获得电子人那样的独立方式。借助使我们自己电子人化的选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主观性的大部分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

## 后人类的主观性

我……被迫困在这堆毫无价值的肉体中！我多想自由遨游于线路间，游戏他人的设备……这种新肉

体万岁！旧肉体滚蛋！

——现代的身体 现代的身体 现代的身体

(MODERN BODY MODERN BODY MODERN BODY)

1995年我在捷克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的马舍尔克(Masaryk)大学教了一学期的课。我在信息科学系教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它们包括很多关于计算机和社会的一般讨论以及关于电子人化的特殊讨论。在我上这些课时，我总是问学生关于他们自己所向往的电子人是什么的问题。例如，如果可能的话，为了延长寿命，他们将把他们的意识输入到计算机或机器人里吗？总的说来，在我的北美学生中，大约有50%到80%的人对这种转变是很热心，不过这要视他们的专业方向、性别和年龄而定。女性主义者哲学系的女学生比起我曾经执教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大众传媒实验室的中学计算机的男生来说，较少对“盒中之脑”感兴趣。尽管如此，北美女人一般对电子人持欢迎的态度。

我的大多数捷克学生，一方面，在某种方式上不想被“提高”，虽然他们支持诸如心脏起搏器、假肢和器官的修复性干涉。这些都是学计算机的男学生，但他们中只有1/4的人对意识的计算机输入感兴趣。在提问他们时，我发现他们中的一半人甚至不喜欢计算机！他们研究计算机是因为这是个重要的工作，也是为了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像绝大多数北美计算机学生似乎喜欢计算机那样，他们必须喜欢计算机。

这种区别不是因为捷克有文化，而加拿大和美国没有文化。各种文化是不同的。美国一直被称作“技术的国家”；我们必然对工具、机器，甚至不可避免的对电子人技术表现出

极大的热爱。虽然我们并不是惟一具有这样热情的国家——日本人甚至称他们的国家是“机器人王国”——美国在创造网络空间和创造其他电子人化的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马克·赛尔脱兹（Mark Seltzer）解释说：

除了对技术（在美国创造的）的热爱外，没有什么比美国人对自然（自然的国家）的认同感更具有典型性。是对自然和技术的双倍讨论……构成了美国“人体—机器”复合体。

复合体的中心思想是“身体是能够被创造的事物的观念”。今天，美国人特意注重他们惊人的多样性，从非常严肃的雅皮士喝浸泡在蔬菜汁中的小麦胚芽，到运动员用冰凉的铁块和复杂的机器重新塑造他们的身体，再到技术无知的年轻人（technopunks）为了性感和快乐为自己穿孔；我们所有人的节食几乎都是这样的。

事情的进展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干涉。现在，在技术上，身体能重新制造，而不只是通过道德的或任性固执的绝食和锻炼这种自律的手段。这种自律的工具和机器，长期是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现在不再只是在身体上留下记号的手段了。今天，技术科学的训练在象征性上和物理性上作为信息融入到身体内部了，并且它被增加到了外科上和修复术上。

我们自己的感知，我们的主观性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一样被塑造，这说明为什么在电子人时代的后人类生物（如吸血鬼，它们生活在人类或其他生物的边缘地带）的流行文化会增加。桑迪·斯通（Sandy Stone）评论有关安妮·赖斯（Anne Rice）的吸血鬼即莱斯泰特（Lestat），它在赖斯的一系列书中都有出

现：

莱斯泰特是一种最初的生物，并且——虽然没有详细分析——是电子人。电子人边缘生物，他不仅是人/机器，而且是文化间的生物；莱斯泰特居住于生和死、暂时和永恒、法国和英国、欢快和坦诚、男人和女人、善良和邪恶的边缘地带。他愉悦地例证了电子人存在的方式，并赢得对试图适应社会、生活方式、语言、文化、知识论，甚至在莱斯泰特的事例中的没有自我的物种的痛苦和复杂性的控制。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莱斯泰特是一个吸血鬼，与迅速变化的怎样才能变成人，也就是怎样才能变成非人的意义作斗争。

并不只有吸血鬼存在于大众文化中，这里也有外来生物、不死者、后人类，当然也有成百的电子人的增加。

许多政治理论家集合了电子人的思想，并与美国土著人的神的郊狼和混合人种的实在一起，争论说，生活绝不只是世人的商讨杠杆作用，并因此产生了权力。舍拉·桑多瓦(Chela Sandoval) (“相反的意识”)、越瑟巴·伽比龙多(Joseba Gabilondo) (“后殖民地的电子人”)和其他人提出理论说，电子人在政治上为消减主要叙述者的权力和重新把政治的边缘记录到政治的中心开辟了道路。

在人口统计学上，这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在政治上，人们可以庆贺复杂性并且侵犯界线，就如同最好的多元文化理论一样，或者你可以把种族的纯洁性奉若神明，并采取“清洗政策”和其他疯狂的纯化不曾纯洁的东西的尝试。种族甚



至不是好的科学，更不要说是好的政治了，因此，经过彻底检查，其他种族的人，如亚洲人、白人、黑人、拉丁美洲人不可避免地衰落，正如今天，在电子化情况下，人的范畴正在衰落一样。尽管那样，对每个界线的非法侵入，都存在着徒劳地试图去保持纯洁和统一的同一性的新的动机。

我在捷克共和国停留期间，我做出一个特殊的计划，就是要查找机器人<sup>①</sup>（golem）的信息和表示的意义。机器人的奇怪的电子人原型是泥制生物，它被许多来自犹太教圣典的法规赋予了生命，并创造了机器人来保护犹太人免遭大屠杀。毕竟，在充满神秘色彩的鲁道夫（Rodolfo）王子的黄金时代，最著名的机器人故事在布拉格确立了。

布拉格由于它的木偶而著名，在古城的小店中出售数以千计的各种木偶，从捷克的农民女神到鲁道夫王子本人，因此我认为发现一个机器人木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找过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后，我都被告知：“没有，我们没有机器人。机器人不在捷克！”尽管我已经习惯了美国文化无情的融合占有，但是这个说法使我惊奇。随后，我听到在犹太人的老教堂附近的一些商店出售犹太人木偶，我于是去了那里。在走到货架前时，我欢欣鼓舞，因为这里明显摆放着著名的拉比·洛（Rabbi Low）木偶，在著名的传说中，拉比·洛是机器人的创造者。但是这里没有机器人木偶。“为什么呢？”我在一位能说英语的捷克朋友的帮助下问一个商人。“机器人不是犹太人的”，她回答说。

起初我很吃惊，但我意识到在技术上她是正确的。他确实是被犹太人创造的，但是未切除包皮，实际上是非人类；很难

---

① 最初是指16世纪希伯来传说中的有生命的假人——译者注。